



播种者

林 予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播 种 者

林 予 著

罗 盘繪图 馬如瑾裝幀

*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文0082 (初中)

开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1 13/14 字数 32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 定价(3) 0.13元

目 录

播种者.....	1
边寨女教师.....	14
松濤.....	39

播 种 者

薄暮时分。傣族鎮子里，寺院的塔峰，已經在路上投下了瘦長的影子，夜的暗影开始在修長的竹林边伸展开来。这时候，長途客車終于卷着灼热的尘土，在新近用竹子才搭盖起来的临时車站上停了下来。一个着地方干部服的青年人帮着刘媽媽从客車上取下了她全部的行李：一个小藤箱子，一个青布包袱。

“老媽媽，找个馬店住下吧！到了最后一站了，再开过去，可就到了外国地界啦！”

其实，早在三天前，从昆明出发的前夜，軍区招待所的协理員就曾經詳細地向刘媽媽交代过，什么站是边境公路的最后站，該在什么地方下車，然后怎样找牲口到山区去找儿子所在部队的駐地。

下午，汽車渡过了瀾滄江，在一片辽阔的原野上馳騁，道旁金色的稻浪沉沒在火傘似的太阳底下，汽車时而穿过成蔭的香蕉林。那时候，她才暗暗奇怪：在崇山峻嶺的边界上，竟也有这般丰饒的庄稼地！特别是現在，青年人提醒她汽車再不往前开，她

才突然感到一陣微微的惊慌，——呀！这下可到了边疆啦！离开山西有多少路？三千里？五千里？总归是很远、很远的吧？

車站旁边，常有从河边汲水上来的傣族姑娘經過，她們穿着白色的紧身小褂和黑色的統裙，伸出一条壯健的手臂，扶着頂在髮髻上的盛水瓦罐，走到汽車边沿，好奇地打量着車上下来的每一个乘客，然后嬉笑着、講着刘媽媽听不懂的話，扭动着纖細的身子，朝小路走去，消失在群鳥喧囂的树林里。附近傣族人家的竹楼上，有些盤着白包头的傣族青年，在彈着琴，哼唱着什么，悠閑地望着乘客，有的还坐在竹楼上吹竹笛，悬吊着一条腿，来回地踢蕩着，仿佛什么心事也沒有，只是在等待着夜的降临。

远处，寺院的皮鼓咚咚地响起来了，声音那么低緩、那么悠远，簡直象把刘媽媽引到了另一个新奇的世界一样！

眼望着这一切，刘媽媽呆立在行李旁边，有好一陣時間，連她自己也不明白在想些什么：“原来，这就是栓儿信里常說起的边疆呢！”直到青年人再一次提醒她，并且幫着她提起行李，她才清醒过来，随着青年人，穿过車站边的竹籬笆，朝小鎮的街道走去。

南方秋天的傍晚是炎熱的。悶人的热浪教人喘不过气来。街边菩提树上知了的叫喊，扰人地喧囂着。他們在鵝卵石鋪的路面上走得囊囊发响，好不容易才在一幢木盖的矮屋子跟前停下来，这就是边地人民称为馬店的客棧了。一个汉族中年人把刘大媽迎进了馬店，一看他那副恭順的模樣，就知道是店主。

馬店里黑黢黢的，店主赶忙燃亮吊在悬梁上的煤石灯，于是屋子里狼借地堆放着的籬筐、鷄籠都显现出来了。可是不知怎的，就是这些陈設也使刘媽媽感到分外亲切，霎时，她想到了遙远的山西，——那幢自己的农舍。

那年青人一直等到刘媽媽已經被店主安頓在一間竹篾隔开来的小屋子里住下，又叮囑店主明早如何为刘媽媽找一匹上山的牲口，才向刘媽媽告別，說自己的目的地已經到了，要找机关去投宿。刘媽媽用感謝的目光，送走了这位善心的青年人，直到他隱沒在夜的街道里，“栓儿大概也是常常这样帮助人家的吧！”她理了理絮乱的、微微花白的头髮，心里喃喃地說。

晚飯是很簡單的，刘媽媽只覺得心里鬧騰騰，差不多沒吃什麼，就放下了筷子。飯后，当她正和一个戴氈帽的赶馬人講着明天的行程时，馬店里匆匆走进一个年近五十的老汉来。刘媽媽好奇地仔細打量了一下老汉，只見他穿了一身黑布衣褲，上衣当中开襟，鑲着銀鈕扣；腰掖一个竹筒，头上纏着青布包头，特別是兩耳还吊着一对銀环。一看这裝束，刘媽媽就感到分外陌生，心想：大概又是个兄弟民族吧！

老汉的背已經微微地弯曲了，現在，他躬着身子，从背上吃力地放下一个碩大的麻布袋，坐在竹門檻上直喘气。当店主跑来問他：

“大爹，可要歇个进出〔注〕？”他只是点了点头，什么也顧不上

〔注〕 边地行人在馬店里住一宿，吃一頓夜飯、一頓早飯，叫一个进出。

說，一个勁地擦着汗。

刘媽媽一面和赶馬人搭訕着，一面望着这位陌生的老汉，“什么事情使这位大爹这样匆忙？那麻袋看来很重，他背得很吃力呢！”正想着，却沒料到老大爹听見了刘媽媽与赶馬汉的談話，竟操着生硬的汉話問道：

“你們可是到邦嘎去的？”

“是啊！到邦嘎部队营房去！”

“啊！”老大爹的眼睛突然閃亮起来，“那我們是一路！”

刘媽媽正想再問問老大爹到邦嘎做什么，而且心里还有个打算，就是明早好在路上搭个伴。可是，那时老大爹却被店主領进里屋去看臥鋪了，只見店主随手提起老大爹的麻布袋，往身旁的籬筐里一放。老大爹却嚷起来：

“这——这行不得！”他連連搖着头，几乎是固执地說，“我怕店里有老鼠！不能放在籬筐里，要吊起来！”

店主一下子笑了，又从籬筐里取出麻布袋，掂了掂，“好沉！是些什么宝贝？”

“可不是，真是宝贝啊！”老大爹快活地眨了眨眼，一直望着馬店主人踮着脚尖把麻布袋挂在屋梁上一只染着烏烟的鉄鈎子上，自己又上去珍惜地托了托麻袋，生怕袋子会在半夜掉下来似的。最后，他才随着店主进里屋去。

刘媽媽望着这个有几分固执的老头，联想起自己的儿子也常常在信里批評自己的固执，——敢情是年紀大了，就短不了嚕

苏、固执？想着，她淡淡地一笑。

停了一会，星星就撒满了瀝青色的夜空，刘媽媽仰着脖子看去，那閃爍的繁星就仿佛是鑲在肥大的菩提叶子上一般。远处，田鷄在咕咕地叫着。风，依旧是热熏熏的。夜，显得格外宁靜了。她疲倦地回到鸽子籠般的竹子編的臥室里来，一盞暗淡的煤石灯的火花在卜卜地跳跃着，不知怎的，她的心緒却变得分外繚乱起来……

可不是？明天，——只是明天再走四十里山路，就要見到栓儿了！这个念头竟是这样地煩扰着刘媽媽的心。从她送儿子出征的那天起，她就一直惦念着他。那时，日本鬼子剛剛被打垮，蔣介石却又燃起罪惡的战火，說心里話，她怎么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孩子是自己一把尿、一把屎养大的，孩子六岁上就給財主家放羊，那陣子生活是艰苦的，可是每当放羊回来，替孩子擦着鼻涕，縫补着襤褸的衣服的时候，媽媽的心房里却感到一絲絲甜蜜的滋味，——可憐的娃娃一天天在長大呢！往后，孩子長得高出自己半个头，每天，天麻麻亮，就伴着自己下地干活。当媽媽跟在犁鏵后边，听見孩子喘息声的时候，媽媽就又暗暗为自己的未来筹划起来：儿啊！你是娘的命根，娘总算把你帶大，……可是，一轉身，当她发觉孩子那双显得有些淡漠的眼光，一种惊慌的感觉就象一道影子閃过媽媽的腦子：儿啊！你可不敢撒下你的娘，不会吧？……

但是，分离的日子到底还是来到了，那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

打老蔣。媽媽差不多几个通宵沒有合上一下眼，最后下了狠心，連眼泪都不抹一把，在一个黎明，把孩子送到村前的廣場上。那里鑼鼓喧天，參軍的青年人都已扎上了大紅布，騎上了送征的騾馬，媽媽只是撫摸着孩子寬大的膀子，說了一句，“去吧！媽等着你的立功喜報，……”而后，眼圈紅了，什么話也說不下去了。

往后，孩子就長久地离开了媽媽的身边。

战火越燒越远，孩子也越去越远。头一年，沒有接到孩子的信，却收到部队上寄回来的一張立功獎狀。再过一年，冬天来了，孩子的战友捎来一封信，說孩子負了伤，媽媽恨不得立刻長上翅膀飞到孩子的身旁。可是，部队那时已經过了黃河，隔着滔滔的大河，媽媽只有在院前的老槐树下空悵望……

过了一年，又再过了一年，却沒有得到一点孩子的信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媽媽开始从自己髮髻里，拔出了第一根白髮，接着第二根、第三根……几个月工夫，忧愁的白髮使媽媽的髮髻变得花白了。

直到三年前的秋間，村子里已經斗倒了惡霸，刘媽媽也分得了一块渴望已久的土地，一天傍晚，打从区上捎来一封儿子的家書。那天夜里，在油灯下，区文書仔細地为媽媽讀着家書，并且一边指手划脚地講解着，那信里的話就象孩子真的当着自己面說的一样。孩子告訴媽媽，部队已經駐到云南边疆，說边疆是兄弟民族地区，那里天气炎热，雨水也很多，部队成天在深山老林里追剿土匪……

于是，媽媽为孩子担忧起来：在那样炎热的地方，孩子的身体是不是结实？辛苦的战斗是不是会使孩子的旧伤复发？——这些媽媽最記挂的事情，孩子竟是这般粗心大意，在信里却只字未提，真是煩扰了媽媽多少个恬靜的夜晚！想来想去，媽媽暗下决心，央求区文書給孩子写了一封信：栓儿，哪怕山再高，路再远，你媽定規要到边疆来看你！

沒有想到，回信来得出奇的快，在信里很長的一段，孩子講述着自己身体的健康，描繪着边疆交通的困难，甚至还一再提到部队任务重，流动性大……。总之，在刘媽媽理解起来，就是一句話：希望自己千万不要到边疆去。想到这一层，媽媽有些伤心，“唉！做孩子的怎能知道媽媽惦記的心啊！”

刘媽媽到底是相信自己儿子的。——栓儿从小就是个誠实的娃娃哩！多咱儿他說过謊来着？因此，她心里日夜悬着的一块石头便落实了。特别是，儿子在信的末尾写道：“媽媽，你咋会知道呢？我們在边疆虽說苦，可都觉着艰苦得光荣，过得挺快活，因为我們把祖国的国旗插到了最边疆！因为我們在守卫着边疆，也就是在守卫着你啊！媽媽！”这些话，在刘媽媽听来，就会联想起孩子快活、爽朗的性子。这些联想，使媽媽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高兴！感到自豪！

日后，孩子給媽媽的来信就多起来了，这些信教媽媽放心的是：原来在边疆也有很多慈祥的大媽、大爹，他們虽說都是兄弟民族，却同样地爱护着自己的孩子。同时，媽媽也从孩子的信里，

感到孩子的忧虑，这种情绪也感染着妈妈：原来边疆老乡的生活还是这样苦！穿不上衣、吃不上饭！“是啊！栓儿信里说得在理，他们在边疆要做的事比起自己田里的活计来，要多得多呢！”……

前年冬间，孩子当了排长，来信说部队要帮助兄弟民族生产，最初教妈妈奇怪的是：孩子竟要妈妈给寄一袋山西的金皇后玉米种籽到边疆去，当妈妈听人读完了儿子的来信，才恍然明白过来。儿子说：“妈妈，你来信说我们家乡已经开始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了，可你想都不会想到，在这边疆上，兄弟民族是怎样生产的呢？他们先把树砍倒，放火烧林子，开出山地，用鏢枪在地下戳洞，往洞里下种！他们耕作方法落后，常年缺种籽，……妈妈，快些把金皇后种籽寄来吧！我们打算帮助他们改变耕作方法，希望有一天边疆上也长出又粗又高的金皇后玉米棒子来……”

刘妈妈几乎花费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种籽选齐、搜集完。当她将装着种籽的包裹交到区的邮政代办所以后，心里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愉快，这愉快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替孩子做了一件事情，同时还夹杂有一些更深远的认识，尽管她自己还说不太清楚究竟应该怎样来认识这件事情。“是啊！这些在山西地里长大的种籽，而今栓儿要在边疆把它种下去，听说边疆与内地差别可大呢？”这……这几乎是教刘妈妈无法想象，难于理解的问题了。

种籽寄走了，不知怎的，种籽把刘媽媽的心都远远地帶走了，帶到了儿子駐守的边疆！她日日夜夜思念着自己亲手种植的玉米种。“那种籽在山西可是上等的金皇后，到了边疆又会怎样？”往后，孩子给她来信，說到金皇后已經試种，玉米長得很好，穗儿很長。可是一种不知哪来的固执劲儿，竟使媽媽不能完全相信儿子的話，尽管媽媽很清楚地記得老早村里人怎样夸奖过自己有个庄稼能手的儿子，但是，这些年栓儿在軍隊上定規对庄稼活生疏了吧，誰知道他会不会記得怎样鏟玉米地？怎样施肥？于是，她不厌其烦地托人給儿子写信，指点种作方法，有时夜里想起一件地里該注意的事，第二天一早又去託人写信了。……

时光在刘媽媽的惦念中过得十分緩慢，到底又过去了一年，連刘媽媽自己也不很明白，要說这种惦念是对自己的儿子也可以，要說是对自己的种籽也可以，总之，思念之情是越来越迫切了。到了最近一个秋后，她竟再也捺不住自己的性子，悄悄地跑到区里打探好到云南边疆的路程之后，也沒征求一下儿子的意見，便动身往边疆来了。……一路来，她一点也沒有想到自己这种行动会过于突然，只是到了現在，住在这个边地的馬店里的時候，想到明天会見栓儿的情景，心里便微微地感到一陣莫名的惊慌，——是高兴？还是忧愁？她自己也說不上来。“栓儿見了自己会說些什么？可不会責怪我这个固执的媽媽？孩子說話的声气大概已經变得更粗了吧？他的眼角是不是已經有了皺紋？”……靜寂的夜在刘媽媽紛乱的思緒中悄悄地逝去，夜风吹

得竹窗外的蔓藤唰唰地响着，很久很久，刘媽媽才在黎明前的鷄叫声中，昏然入睡。

刘媽媽被馬店店主喚醒的时候，天色已經发亮，靜穆的四野籠罩着一层薄紗似的輕霧，菩提叶子在晨曦中閃着亮光，分外增添了清晨的靜美。刘媽媽匆匆收拾行李，漱洗和用罢早飯之后，才忽然想起昨夜見過的那个老汉，滿想路上搭个伴，却沒料到，那老汉天还不亮，就摸黑动身了。

等到刘媽媽动身上山，太阳已經当空了，一路上，天气十分悶热，也不知道是由于盼望見到栓儿的心太切了呢？还是由于边地的气候刘媽媽还没有习惯呢？总之，刘媽媽渾身淌汗，头腦暈花，好几次差不多要嘔吐起来。这时，她暗暗羨慕昨夜遇見的那位大爹动身得早了，心里責怪着馬店主人沒有及早把她喊醒。赶馬汉看見刘媽媽这般疲累的神态，途中就常常找背阴的山溝和树下歇息，以致四十里的山路走了大半天，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到达邦嘎寨。

当刘媽媽一目了然見山中部队营房的屋頂时，渾身的疲累仿佛一下子被赶跑了，——是的，这就是栓儿每天的住所啊！她没有讓赶馬汉帮忙，一时不知哪来的勁头，提着行李就健步朝营房前的哨兵走去，好似那哨兵就是自己村子里的哪一个常見的小伙子一般，她大声地問道：

“喂！同志，你們这是一〇八部队吧？有个叫刘栓柱的嗎？”她又望了一眼正朝自己上下打量的哨兵，急切地說，“同志，你別

打量我，我是他的母亲，打从山西来的！”

哨兵望着刘媽媽这副样子，不觉微微发笑，最后还是讓刘媽媽把介紹信給他看了看，就喚来通訊員領刘媽媽去見指導員。

通訊員把刘媽媽領进一間潔淨的、軍人的臥室，只見屋內一个中等个儿的軍人正在与一个老汉談話，那老汉虽是背朝着門口，一霎时，刘媽媽却仿佛对这个影子十分面熟，正在納悶的当儿，通訊員喊道：“报告，指導員！”

立时，談話的人都朝刘媽媽望来，过一下才教刘媽媽認清楚，——咦！这老汉不是昨夜馬店相遇的大爹么！

那个軍人起身朝刘媽媽走来，通訊員一边把介紹信交給那个軍人，一面对刘媽媽說，“这就是我們指導員！”

指導員看罢信，一絲笑容在他臉龐上出現了。他拖过一条凳子，連声說道，“大媽快坐下，刘栓柱今几个帶部队帮老乡干活去啦！天黑就回来的。”他給刘媽媽倒了一杯水，亲切地望着刘媽媽，“从山西到这，一路辛苦了吧！”

刘媽媽对指導員这番关切的問候並沒有完全听进去，原来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那个老大爹身上去了，特别是当她一眼看見指導員的桌子上正放着老汉那个麻布袋，現在袋口已經打开了，麻袋口上露出肥碩的玉米粒来，——咦！哪来这般壯实的玉米呀！她站起来，走近桌旁，伸手探入口袋，掏出玉米来，細看了一遍，又將一粒玉米放入嘴里咀嚼了一陣，便驚訝地說道：“这——这是我們山西的金皇后哪！”說着，不解地朝那位老大爹



直打量。这时，老大爹也被刘媽媽自入屋子以来的那种神情所楞住了，呆呆地望着这位陌生的大媽。

指导员一看兩人的模样，又看了看那袋玉米，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兩手一拍，快活地說道：“哈！大媽！你来得正好！”他又轉身朝那位大爹說，“埃力大爹，說来你会奇怪，前年給你們寨子送包谷种子的，就是这位大媽啊！”

刘媽媽經这一說，更加給搞迷糊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倒是那位喊做埃力大爹的老汉，走上前来，激动得胡子直搦动，操着半生熟的汉話，朝她說道：“着实要多謝你的好心！明天請你

到我們愛尼人的寨子去做客，看看我們的庄稼，——眼下正是滿山滿溝黃燦燦的金子樣的包谷哩！”

直到通訊員打來溫水，讓劉媽媽洗罷臉，大家又安坐下來，指導員才給劉媽媽講起事情的始末：原來，兩年前連隊住在埃力大爹的寨子里，那時，寨子里家家短口糧，生活異常貧困，部隊決定幫助老鄉生產，劉栓柱就寫信讓媽媽給寄了金皇后玉米種子來，差不多整整一個季節，部隊派出人手，幫助老鄉作耕種示範。

指導員說到這里，埃力大爹打岔說：“那陣，我們愛尼人還不敢相信呢！”他又朝劉媽媽感激地點點頭，“真要多謝你，養了這麼個好兒子，為了幫我們種包谷，劉排長可真花了心血啊！”

接着，指導員又向劉媽媽講述下去：後來部隊移防了，搬到這邊山區來，埃力大爹還常常托趕馬人捎信來，告訴包谷下種以後的情形，最近，愛尼寨包谷丰收了，埃力大爹是專程來給部隊送包谷的樣品來的。……

聽罷指導員的談話，劉媽媽高興得好象突然年輕了十幾歲，直到吃晚飯的時候，她的心還怦怦地跳，好象是自己在對自己說：“這下我看見了金皇后在邊疆長出來啦！我的心該放下來啦！”

晚上，出勤的部隊回到營房，劉媽媽終於會見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兒子。當她摸着兒子的頸脖，仔細打量兒子的容貌時，不知怎的，她竟忘了先問一問兒子的身體，倒是第一句話就說：“栓柱，你媽看見金皇后啦！”說得兒子心里一陣激動，暗忖：時間在前進，媽媽已經不是幾年前的媽媽啦！

边寨女教师

一 为什么学生愈来愈少了

傍晚，落了整天的雨还没有停。女教师沈淑蕙皱着她那双乌黑而漂亮的眉毛，打从竹窗槛望去，雨珠急剧地扑打着屋外成叢的野芭蕉叶子，好象噴泉似的四下飞溅着。她托着緋紅的腮帮，直到望得眼皮有些沉重了，才毅然决定还是应该到邮政代办所去一趟。是的，今天是寨子里逢街〔注〕的日子，按說，最近的一班邮班該到了。不知怎的，近来这些时日，特别是当自己的工作遇到困难、心緒不安的时候，她是多么渴望着讀到內地来的报纸，多么渴望接到一封內地亲友們的来信啊！可是，最近一切都好象是在和她作对，邮班常常脫班：不是瀾滄江漲水，牲口馱子过不来，就是泥濘的山路和驟然来到的山洪阻隔了馬帮的行程，簡直使她望眼欲穿！

她匆匆穿上那双式样新穎的平底套鞋，当她再往牆角拿起一把精巧的雨傘时，望着自己的雨具，她暗暗觉得好笑了：怎么当自己剛离开省城的时候，竟会对边疆的雨季一无所知，把这些适用于城市的雨具帶到边疆来呢！

才走出小学校的竹屋子，两只套鞋就陷在泥漿里了，費了很

〔注〕 逢街即逢集，边疆人民每三、五日赶一次集，叫赶街。